

卓雅 选编 摄影

岳麓书社

# 黄永玉和他的湘西

时候才过『跳岩』，远远看见坐在城垛子上吹竖笛的苗族小孩子，真是又好看又好听。□秋天树叶凋零，到处沾染凉气。一筐筐的橘子、柚子、板栗、核桃挑进城来。孩子是大人的跟屁虫，在山上满处跑，捉果子狸，网鹌鹑，打野鸡、豹子、野猪。□有时在家里能听得见过路的算命先生拉胡琴，去街上看外省人耍猴戏，或是带着小女孩和小狗挨家挨户表演『狗脊白』……□即使是孩子，也能朦胧地感到一种特殊的社会变异、震动和不协调。为什么诗意、牧歌、欢乐能跟苦难、愚昧糅合在一起呢？活像满满一碗调和了蜜糖的痛苦的眼泪。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黄永玉和他的湘西 : 摄影图文本 / 卓雅选编、摄影 .—长沙 : 岳麓书社, 2010.12

ISBN 978-7-80761-531-6

I. ①黄… II. ①卓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3054 号

**黄永玉和他的湘西**

作    者：卓 雅 选编、摄影

责任编辑：饶 肖

整体设计：袁银昌

印前制作：袁银昌平面设计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    址：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    话：0731-88885616（邮购）

邮    编：410006

网    址：[www.yueluhistory.com](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)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    本：635×965 1/8

印    张：41

印    数：1-3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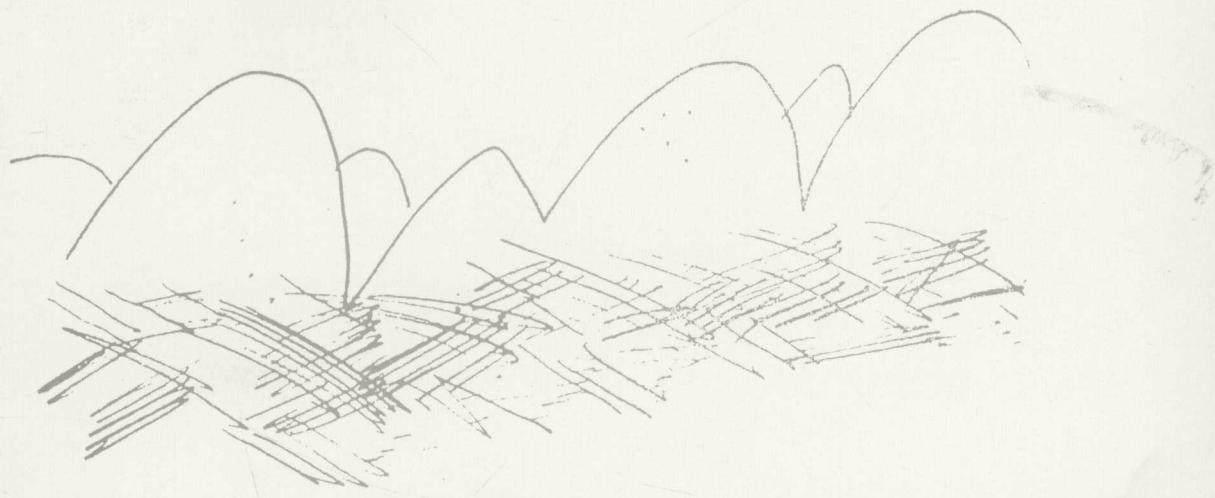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80761-531-6 / I.935

定    价：350.00 元

承    印：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    电话 : 0731-88884129

# 黄永玉和他的湘西



卓 雅 选编 摄影

岳麓书社

本摄影集第一至第七章引文出自  
黄永玉《这些忧郁的碎屑》、《火  
里凤凰》、《一束故乡的诗》、《太阳  
下的风景》、《黄永玉艺术随笔》、  
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等著作。

第八章文字摘自黄苗子文章及  
部分记者的采访。

本书插图全部为黄永玉所作。

算是序 / 005

第一章 光屁股的童年 / 007

第二章 乡梦不曾休 / 043

第三章 忧郁的碎屑 / 073

第四章 太阳下的风景——关于沈表叔 / 105

第五章 “野茶客”及其父老乡亲 / 139

第六章 永远的窗口 / 177

第七章 往日，故乡的情话 / 215

第八章 这个洒脱的“浪荡汉子” / 265

初版后记 / 324

再版后记 / 326

便送到拍賣去拍賣。拍賣員把這紙破  
椅子淋漓盡致吹捧一番，弄得首尾感動  
的竟是這位原來椅子的主人。高興之至回  
到這把椅子。這人當然像我。

上海文藝出版社好心諸君子為這冊子使  
儘解數，用力用心之處令我難忘。

十分為謝

黃永玉  
云山房

算是序 黄永玉

这册子我看了大样之后，觉得真开心。

有关我的那些文字材料，其实并不怎么样，经过卓雅女士的心思和她精彩摄影作品的抬举，就变成连我自己也飘飘然起来。

算是序

黄永玉

这册子我看了大样之后，觉得真开心。

有阅读我的那些文字材料，其實並

不怎麼樣，經過卓雅女士的心思和她

精彩攝影作品的抬舉，就變成連我自

己也飄之若鶯來。

這教我想起一千笑話：

一个人有张破椅子放在家里碍事，便送到拍卖行去拍卖。拍卖员把这张破椅子淋漓尽致吹捧一番，弄得首先感动的竟是这位原来椅子的主人。高高兴兴买回了这把椅子。那人当然像我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好心诸君子为这册子使尽解数，用心用力之处令我难忘。

十分多谢！

黄永玉

〇三七·十八

于凤凰玉氏山房

注：本序是黄永玉先生为二〇〇三年初版所写。本书现由岳麓书社修订再版。



第一章

光屁股的童年



爷

爷他两个月大的时候从北

京回来，见到这个长孙，当着全家人说，这孩子“近乎丑”！

不是随便人敢说这句话的。妈妈是本县最高学府，女子小学校长，爸爸是男子小学校长。晚上，妈妈把爷爷的话告诉爸爸。“嗳！无所谓。”爸爸说。孩子肿眼泡、扁鼻子、嘴大、凸脑门、扇风耳，幸好长得胖，一胖遮百丑。

——摘自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

009



白天，大人晒菜干，晾衣服；过年杀猪、打粑粑；孩子在这儿“办家家娘”，下“打三棋”。晚上数星星，看月亮，捉萤火虫。有时长板凳上睡着了，染一身露水才被拖进屋上床睡觉。孩子们在这里享受一生中最甜蜜最心痛的回忆。



回忆的甜蜜与深重痛苦都是无可弥补的…… 沔沅兄弟姐妹多，又最小，家里照顾不



来，满脑壳又黑又多的头发，嫌麻烦，给她梳成一个短粗的“刷把”辫子，其余的地方蓬蓬松松，一堆云。她脾气好，耐烦，总是笑。笑的时候，长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红嘴唇露出两排白牙齿。

她也时不时流两条鼻泥，流得快也擦得快；她是妹崽家，左胸扣麻线绑着条小手巾。上衣窄窄地长到膝盖，有两三块手工精致的补钉。她是狗狗的小妈妈。没有她，狗狗这两三年不知怎么才长得大？



——摘自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

044



# 狗 狗坐在箩筐里头有点怕，

尤其是出北门城过“跳岩”（用许多大石条竖在河里，顺延两排直到对岸，人从露在水面的石头上踏着过河），人简直悬在天上。 ↘ 大清早，一河的雾。 ↘ 河岸热闹得很。洗衣妇女嗓音噪聒。榔槌（槌衣用的扁木棒）起伏地响着

过去又响着回来，像是在放排炮。人都说妇女害羞，不骂粗话；你到这儿听听，骂起来比男人还男人。 ↘ 狗狗脑壳都昏了。两岁多的人，社会、地理、天气，



一切他都奈何不了，悉随别人决定。『担子“惹杠！惹杠！”地响，草鞋踏着路上的岩板也响。挑担子的熟人擦身而过：“去哪浪？”“得胜营送伢崽！”“哪家的？”“柳校长屋的！”』这类邂逅的对话嗓子很大，越远越大，像喊口令：“今天赶哪朗（赶墟）？”“廖家桥！”“你婆娘又生了？男的女的？”“女的！”“伙家！你匀到点来嘛！”『擦身而过的对话既须扼要，又要简短，半点马虎不得。』又比如：“听到讲你又打了一场？”“所里姓雷的。”“输赢怎样？”“咬了它半边脑壳，一条腿！”讲的打蛐蛐。……

——摘自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

013





## 王伯的丈夫跑了还是死了？

她没跟人说过，别人也不好问。儿子在军队里，剩下她一个人。没人在的时候，抱着狗狗坐在刚长嫩芽的椿木树底下，对狗狗说：“人死了心，反而活了！” 狗狗没听，要听也听不懂。

——摘自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



“你妈呢？”狗狗问。“卵妈！”

死了！没有了！我不晓得我有妈？我不认得她！”“我也没有妈了！我妈跑掉了，不见了！”狗狗说。“妈是会跑的。欧祥生的妈跟唱戏的跑掉了！”岩弄说。“嗯！……我爸也跑掉了！”岩弄转身看着狗狗：“他跟哪个跑的？女戏子是吗？”

——摘自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

015

